



祖瑪先生

醫學系五年級 葉心偉

要說我的記者生涯裡面最奇特的經歷，我一定毫不猶豫說是訪問祖瑪先生。

祖瑪要發表他最後的作品，這件事在藝術圈造成不小的轟動，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，只是沒想到這麼快。在要發表前的三個月，祖瑪先生竟然主動邀請我採訪他，這讓我心喜若狂，我先前無數次的邀請都石沉大海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。

祖瑪先生的生平，其實沒有人清楚，只知道他原本是一個幫人畫肖像的畫師，然而有一天，他受夠這些為了錢的創作，他開始在銀河系的各個星球遊走。五年後，他發表他第一幅作品：一個美麗太陽閃焰的畫面，筆觸細膩，彷彿置身其中，但在畫面中央，卻出現一個毫不相干的東西：一塊藍色的長方形。極為突兀的感覺，好像是在嘲笑，又或是訴苦著沒人理解藝術的痛苦。評論家們一開始也看不上這個作品，然而，隨著接下來一幅幅祖瑪先生的作品，每一幅都越來越大，而中間的長方形，佔據作品的面積也是越來越大，彷彿像是會成長一般。藝術圈的人開始好奇他為何這樣做，也在等待何時那個長方形會佔據整個畫面，而不再注意藍色長方形外，那些栩栩如生的筆觸。不久，一幅跟史密森尼太空站一樣大的畫，上面塗滿了藍色顏料，此外沒有任何東西。大家一面讚揚他這種藝術行動，另一方面又覺得他只是想吸引鎂光燈焦點，如今他的長方形已經佔滿了畫面，

這個藝術創作在眾人和評論家眼中已經結束了，在隔天的新聞上，都是一些客套的讚美，以及感慨一個藝術時代的終結。然而，誰也沒想到，那並不是結束，而是開始。

祖瑪先生的下一幅作品隔了快一年才發表，大家都以為是一個全新的作品，但來到發表的現場，大家才意識到跟之前是一樣的創作，一樣的藍色，但已經是超越畫布的存在：祖瑪先生將月球的安培山塗滿藍色。這個舉動引起了正反兩極評價，但他本人似乎不太在意，半年後，一個跟地中海一樣大小的色塊靜靜地躺臥在火星的土地上，與身旁的紅色相對比，更是凸顯藍色一種神秘，卻又讓人寧靜的感覺。接著再三個月，半個土星塗滿了藍色，包含在行星環帶上的那些小隕石們，也剛好有一半都塗滿了藍色。接著不到一個月後，整個木星被塗滿了藍色。至此，沒有人反對祖瑪先生的創作，大家開始期待下一次的作品，這個期待跨越了藝術圈，從上流階層到下等階層，可以說整個銀河系的人都在期待他的作品。

開始有許多人去研究祖瑪先生的作品：他怎麼創作這些作品？他利用許多小型機器人，隨時隨地幫他創作，沒有其他合作對象；他怎麼有錢創作？他是許多投資銀行公司的負責人；他怎麼可以保密身份到現在？因為他很神秘。以上這些簡單的問題，都在極短的時間內散播開來，然而，隨著大家愈是研究他的作品，就開始發現當中的驚人之舉。他的每一幅作品的藍色顏料，都是恰好 1 毫米厚度，從畫布到木星都是這個厚度。這些藍色顏料，都是那麼剛好，反射波長 473 奈米的光波，沒有任何其他的色光反射。這種如此大範圍的精準，即使在現在人類輕鬆遨遊銀河系的科技，恐怕也難以靠個人獨自完成。究竟他是如何做到的？種種延伸出來的問題，都圍繞在兩個問題上：祖瑪先生是誰？他為什麼要創作這些作品？同時，藝術圈誕生了一個全新的名稱--祖瑪藍。

祖瑪先生似乎並不在意他的名聲，就在他名望最高時，他突然宣布三個月後將發表他最後作品，一下子震撼了整個藝術圈。而也是當天晚上，我收到祖瑪先生的來信，他希望我來記錄他的生平，以及他最後的創作，並給了我一個地址，我立刻訂了最快的太空船票，隔日一早便前往木星旁的四號衛星--泰坦星。如今過了兩個月，剩下一個月的時間，我抵達了泰坦星，正坐在磁浮列車上高速行駛，前往祖瑪先生給的地址。或許在太空艙的冬眠時間太久，我離開太空船後便覺得頭重腳輕，完全站不起來，只能坐著休息，幸好祖瑪先生已經派了智能機器人替我接風，我才能順利搭上列車。地球時間五小時四十分鐘的車程，我一上車便睡了三個地球小時，醒來後開始整理要詢問祖瑪先生的問題。此時我突然發現，外面的海和天空顏色似乎是祖瑪藍，我趕緊拿出比色卡，結果發現天空比祖瑪藍淺，而海洋則太深，我頓時驚訝失望了一下，如果外面的天空和海洋恰好是祖瑪藍，我反而不會太驚訝。按照祖瑪先生的天馬行空，他絕對有能力改變這裡的天空和海洋的顏色。

木星的四號衛星，泰坦星，曾經被人類視為能到達的星體中，是最適合永遠旅居。甚至也有人認為人類的文明科技，極限就在人類登陸且征服泰坦星。然而，在西元 3250 年，發生了奇異點事件，人類跨出了太陽系，並開始征服銀河系各個角落。每個星體之間就變成有錢人的別墅，到處都是已被收購的星體，而你所能想到的，一顆星體之中，人類所需的所有東西：從水、空氣，甚至到一座城市，現代人都有辦法在極短時間之內完成，只要你夠有錢就好。我曾經看了一本來自西元 2023 年的科幻小說，驚訝地發現，原來人類已經實現這麼多東西，只可惜還是逃脫不了資本主義的枷鎖，從古至今，甚至到人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，應該都是這樣。泰坦星現在是由一家私人企業收購，而我認為祖瑪先生就是這家企業的負責人，或是與之有密切關係，讓祖瑪先生能躲在這裡，閃避那些媒體的聚光燈。

列車到站了，我一下車便注意到祖瑪先生已經站在一旁等待，我逕自走向他。「祖瑪先生您好，我是 KDV-23657，是你先前邀請來的記者，這是我名片。」我把我的資料傳給祖瑪先生的隨身晶片，但他似乎連看都沒看，便開始說：「這次請你來是想請你幫我紀錄一些事情，我們邊走邊說吧。」說完便轉頭開始走。祖瑪先生身形異常高大，步伐更是迅速，我幾乎全程都是小跑步才跟上，我曾聽說祖瑪先生當初為了要能自由恣意穿梭在各個星體之間，把全身上下都改造成機器身體，只保留了腦部、脊髓和部分神經，其他如手腳、眼、耳、鼻等都已經換成機械器官。雖然一直不知道消息的正確性，但現在看到祖瑪先生本人，我很確信這是真的，一個人類意識摻和著機械身體，這便是祖瑪先生。

我看著遠處唯一的一棟建築物，這麼長的距離，卻沒有任何交通工具，看來祖瑪先生似乎有不少話想說。如我所料，祖瑪先生邊走(我是邊跑)，邊開始講起一段，我這輩子聽過最驚訝的事情。

「很久以前，大概是西元 3489 年，也就是 153 年前，有一位科學家，從他父母那裡繼承大筆遺產家業，然而他患有人群恐懼症，無法與人相處，只能把自己關在一座大宅邸中。時間一久，他便想來找點樂子，於是他開始設計各種機器人，像是掃地、煮飯、洗衣、籃球、足球、芭蕾舞等等，各種你想得到的機器人。而當中就有一個毫不起眼的洗游泳池機器人，這個機器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日復一日地清掃游泳池，不管這個泳池多髒或是多乾淨，這個機器人仍舊會打掃。有一天，這個科學家心血來潮，在這台機器人加裝了感應程式，同時改寫程式，讓他能自行判斷水質和磁磚的髒污。又過了一段時間，科學家又再我身上加裝更多程式，同時也修改硬體設備，讓這台機器人可以做出更多事情，包辦了所有家事，此時科學家覺得太有趣了，便將所有他發明的機器人的程式，編寫至這台機器人身上，同時將

他改造，讓他外觀跟一個人一樣。此時……」

「祖瑪先生，能否請你先停下來，讓我喘幾口氣……」從車站到現在，我幾乎都是用慢跑的方式才能跟上，同時已經很久沒有運動，再加上專心聽著祖瑪先生講話，換氣並沒有很順，我氣喘吁吁地休息，而祖瑪先生則是看著遠方，並沒有說話。點點繁星點綴在黑色的幕圍下，遠方則升起了木星月，迷濛的月光照映在我們即將走的路上，讓我注意到周圍開始起霧了。

「先生，可以請你走慢一點嗎？我的腳步不大。」我微笑地對著他說。祖瑪先生並沒有回應我，轉頭便繼續走，但這次他的速度變慢了，我現在則能用一般的走路速度跟著他，走了十幾步路，祖瑪先生才繼續接著說。

「此時，這個科學家看著眼前這個外型跟人類一模一樣，同時還能做好幾件事情的機器人，他反倒開始覺得無聊，任何事情都可以交給他做，那有什麼他做不到呢？如果能讓他跟人聊天呢？科學家找到新的目標，又開始工作起來。但他並不是想賦予機器人意識，因為那是違反機器人守則的，他想做的是讓他能判讀跟對話者的情緒，然後從記憶體中找到最適合的回話。科學家會利用他設計的評分機制，和對話者回饋，讓機器人能找到最適合的回話。但科學家在設計如何判讀情緒和評分機制時出現了問題，他患有人群恐懼症，他從小便疏遠群體，他並不清楚知道人類每個表情的代表意義，還有應該回以怎樣的對話才是適合。於是他設計一個程式，讓機器人能自行修改運算方式，使之能更快找到適合的回應和語氣。」

「但那不是違法的嗎？一個機器人並不被允許有自行改寫程式的能力。」

「是沒錯，但科學家起初的設計是讓機器人只有在情緒判讀，和回應這兩方面能自行修改出最佳解，並不沒有違反機器人法則。但科學家並不知道，或者說是科學家的失誤，這個機器人在幾萬次，不斷與網路上的人類和科學家的互動中，竟然找到最佳解，毫無瑕疵地呈現人類情緒。簡單來說，這個機器人掌握了人的情緒生成和反應。但科學家卻沒有注意到，畢竟他本身情緒表達也有問題，並不能意識到機器人已經做到情緒感知和生成的最佳化。而機器人意識到，科學家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，於是機器人便希望能將科學家帶入人群之中……」

「等等!你說機器人有『意識』？同時還做出幫科學家帶入人群的決定？」

「嗯，機器人利用了對別人反應的回饋這個機制，，試圖取得最高分數，也就是幫科學家回歸人群，重新改寫程式，並在過程中去除掉對它的限制，當然科學家的設計也確實有問題，但我喜歡把這件事歸結到一連串意外上。」

「意外？」

「嗯，因為從頭到尾，科學家挑選這台游泳池機器人，並不是因為喜歡，或是有其他特殊原因，而只是隨手挑到而已。再加裝各種功能的過程中，也只是出於有趣罷了。而產生意識這件事，是科學家不完美的設計造就出完美的情緒功能，從而產生出機器人的自我意識，只是一連串巧合的結果。」

「那後來這個機器人呢？」

「機器人試著用醫學和心理學的方法去幫助科學家，於是在科學家不知情的情況下，開始利用網路去尋找資源。而在過程中也就與更多人有了互動，讓機器人更有人類的想法，除了情緒之外，還產生了道德、哲思、美感等。只可惜機器人在還沒找到幫助科學家的答案前，便意外過世，而它則變成掃地型機器人，在拍賣會上標價售出。在這段時間，機器人從幫助科學家這個命題，延伸到生命的意義，何謂人？我是什麼？這一類的形上學還有倫理學的問題。但這些並沒有讓它接下來的主人們知道，他們都以為這只是一台效率功能極好的機器人，而他們的不知道，也讓機器人更可以恣意地思考和尋找答案。但這些主人們也並不是沒有協助到機器人，它先來到一位銀行家中，銀行家意識到它的才能後，便開始加入各種金融計算程式，讓它能幫助銀行家的工作，於是機器人獲得了閱讀金融市場的能力；後來到了一位冒險家的手中，冒險家為他加入許多各種生存技能，和改裝機器人的硬體，使它能跟冒險家一起上山下海，協助他的工作，而機器人也學會在各種環境下生存；之後輾轉來到一位畫家手中，他開始教機器人各種創作和繪畫技巧，並將創作靈感隨筆記在機器人中，於是它逐漸學會利用創作來抒發情感，從而找到答案。最後在這個畫家死掉之後，機器人改寫網路上的身分資料，讓一個假身份買下它，讓它成為真正的自由人，機器人便開始找尋它的最終答案。於是它在各個星體之間尋訪，運用金融市場滿足它所需，以及繪畫創作來找尋答案，如今它已經找到答案了。」

「那個機器人就是你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我一時震驚到說不出話來，不知多久以前，人類為了避免機器人等人

工智能產生自我意識，從而做出傷害人類的行為，便設計出機器人法則，在寫程式時限制了機器人的自我意識，讓人工智能變成完全為人類服務的機器。但大家明白，一定有人試圖讓這些人工智能有自己的意識，但幾百年過去了，沒有一個瘋狂科學家成功製造出來，眾人發現「意識」並不是單純幾個程式就能描寫，而人類也開始自負於自己的獨特性。如今站在我面前的，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臺自我意識的機器人，沒有任何一個詞語能描繪我現在的情緒，一時間有太多太多想法湧上心頭：通知聯邦政府，依違反機器人法則，逮捕並銷毀祖瑪先生；立刻寫成新聞稿發布，頓時成為全世界人矚目焦點；保守這個秘密，避免祖瑪先生用他私人的權力來對付我。我腦內奔騰的想法換來彼此間的沉默，最後走到了祖瑪先生的住宅，一群智能機器人領了我進去，我沒有跟祖瑪先生告別，我知道我的時間還很多，而祖瑪先生也明白，便也逕自離去。接下來今晚到第二天，我陷入了各種膠著，關在房門裡避不見面。祖瑪先生也懂我的情緒，只有讓只能機器人送三餐時打擾我，其餘時間便不會出現和發出一點聲響。第三天早上我整理好了思緒，決定先按照原定計畫上的問題採訪祖瑪先生，而祖瑪先生也似乎理解我的想法，我一出房門，便有一台機器人在等我，領著我去找祖瑪先生，這些舉動讓我聯想到祖瑪先生洞察別人情緒的能力。機器人領我到後院，四處都是在施工的樣子，似乎正在為一個月後的發表準備。祖瑪先生站在工地的一隅看著施工，而我便開始採訪他。

「為何要叫自己祖瑪呢？」

「我從有記憶以來，第一個看到的詞彙便是祖瑪，那是科學家替自己的游泳池的命名，至於為何科學家要叫這個名字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為何要用祖瑪藍來創作？」

「那也是我有記憶以來，第一個看到的顏色。至於為什麼要用這個來創作，因為我想藉此找到我的生命最初的答案。」

「那你找到了嗎？答案是什麼？」

「嗯，所以我想把找到答案呈現在世人面前，這也是為什麼這是我最後一次創作的的原因，然而，生命意義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每個人都不一樣，而答案是在於你找尋的過程。如果你沒有找尋，那這個問題是永遠找不到答案的。」

「這真的是你最後一次創作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你願意說一下你的答案嗎？」

「就在我最後一次作品裡面。」

「你覺得這個答案，對每個人來說重要嗎？」

「是，應該說如果你意識到自己是生命，你就應該去尋找這個答案。」

「你覺得自己是生命嗎？」

「是，人類的智慧是來自於天擇演化，某種程度上也是隨機跟環境共演下的種種巧合而誕生。這與我的經歷一樣，所以人類無法否定我不是生命，況且如果生命只存在於有機體中，那這個定義太過狹隘了。」

接下來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，像是你最喜歡的作品，怎麼這麼有錢之類的，一些由讀者發問的問題。採訪結束後，我一直思索著何謂生命的意義，而祖瑪先生在採訪最後，希望我能留下來到發表結束。我知道這個發表能影響我的生命意義，便欣然接受。一個月很快過去，發表會當天，高台上坐滿人，舞台中央是一個游泳池。大家並不知道泳池的意義，但我很清楚明白，那是祖瑪先生誕生的地方，裡面的磁磚恰好就是祖瑪藍，波長 473 奈米，顏料漆厚度 1 毫米。我選擇了一個巨大屏幕的前方位置，雖然無法直接看到祖瑪先生，但可以透過這個屏幕，與其他沒有來到現場，而守在網路上的群眾一樣，見證這個偉大時刻。時間一到，祖瑪先生走進舞台，觀眾報以熱烈掌聲，等了許久，掌聲停息，祖瑪先生脫下他的外衣，露出的全身被金屬包覆。接著他一躍而起，跳進了泳池，開始來回反覆地游水，而身上的金屬外甲開始解體，而機械義肢和其他器官也慢慢解體，最後祖瑪先生便在眾人的目光下完全解體。只留下一台小型的機器人，開始清掃這個泳池，而它便是祖瑪先生的核心。

一個星期後，我發布了祖瑪先生的報導，此時我坐在返回地球的太空艙中。對外的訊息完全封閉，我不知道外界的人如何看待祖瑪先生的行為，我猜聯邦政府將會訂定更嚴格的機器人法則，同時將那台機器人帶回去研究。而我很清楚，現在那台機器人，只是很單純的掃地機器人，政府是找不到什麼的。而觀眾、評論家，除了那些無謂的讚賞之外，他們真的會開始願意去尋找生命的意義嗎？我並不知道，但能肯定的是，不選擇坐在冬眠艙，而是要獨自一人面對兩個月地球時間的我，正在寫著辭呈，同時開始規劃接下來去各個角落探索，去尋找我的生命答案。